

123.83  
口  
1

論語集註

廣德館校正

一





四書指冊之內

吉田氏

藏本



奉旨 結核豫防國民運動

自十一月十四日 午前中  
至十二月十八日

無料 診斷券

宮城縣各郡市醫師會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楫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



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間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

論語

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

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間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適皆為十二年事

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雙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

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

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

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

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

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

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

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

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

以論語歸與之數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

溺耦耕荷篠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

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

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楚昭王將以書社



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

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

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

路正名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

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

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

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

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

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

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

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

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

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

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



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  
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  
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  
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  
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  
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  
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  
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  
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不亦君子乎。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久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

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務。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

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

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



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

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

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

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

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

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



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

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

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

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如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

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

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

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人不忠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

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

無益而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

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

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



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於是邦也必

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子貢曰夫子温良

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

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

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

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

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

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

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

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

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

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

其諸擬議之詞也



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

求上之無並猶不也



好學  
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

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

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

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子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

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

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

已語終  
之詞與  
矣同義  
猶乎與  
哉同義  
而連言  
之則曰  
乎哉也

以明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

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

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

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

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之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



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

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

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

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之固而無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

知極其精而不知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

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

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效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

背於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

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

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



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

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敬言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

是猶祇也是與祇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曰祇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

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

曾是則是也馬謂汝則孝乎

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問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觀其所

由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

行其所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為者也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

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為度哉人為度哉於處反度所留反。○焉何也度匿

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釋也故者舊所

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

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

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



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益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

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行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

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勸上之也。以猶而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

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

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

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

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

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

其與乃同意



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

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

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

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

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

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間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

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

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

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集注卷一

論語

卷一

論語集注卷一



論語集注卷一

論語

卷一

論語集注

子曰非其家也曰樂人雖曰非其家也樂非其家也

論語集注卷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

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論語

卷一

論語集注



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

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邊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



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

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

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

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

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

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



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

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因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

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

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

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

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



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

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力之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

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詔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



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為詔。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

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

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

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

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

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

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曰。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

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

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



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然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

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

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

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

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

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

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

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

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

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知準繩。先自治

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

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

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

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為一途。

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

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

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

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

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

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釋相續不絕也。

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

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成以。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此，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通反從喪皆去聲。○儀衛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狗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

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狗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

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

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

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於處反。知

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

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唯之為言

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

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

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

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

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



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

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

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

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

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

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

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

皆成德之事。故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

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

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

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

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

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

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

為仁下之矣。猶也也。矣一聲也。轉故也。可訓為矣矣。

亦可訓為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

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

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

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教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



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

求為可知也

者而已矣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所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

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

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日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

也猶焉也互文耳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

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

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故

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

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注卷二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able forma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山形縣羽前町

最上郡

羽前鉄炮町

以主

上田儀三

符用



